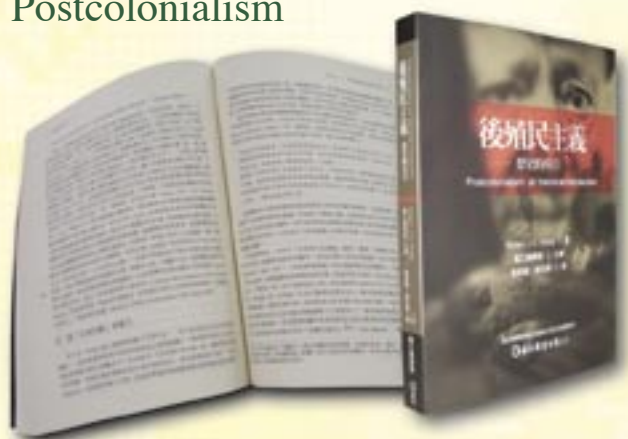


後殖民主義導引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ism



廖炳惠
清華大學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 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興起之後，大概是全球文化理論最受矚目且不斷引發爭議的批評詞彙，此一名詞所牽涉到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地化」(localization)、「殖民主義」(colonialism)、「現代性」(modernity)、「第三世界」(third world)、「地域政治」(geo-politics)、「帝國」(empire)、「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草根運動」(grass root movement)，乃至其他隨著產生的民族主義、國族與文化認同及其傳統生活方式之再闡發，都是討論重點。

在眾多的「後殖民主義」選輯或導讀中，楊格(Robert Young)的《後殖民主義：歷史導讀》可說是立論最簡潔，脈絡最清楚，尤其難得的是，作者以三大洲(非、美、亞)之代表人

物，進行對照的比較與分析，如拿法農(Frantz Fanon)與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就其生平、思想及國際組織或在地運作之能力與得失，去探究「革命」、「獨立」、「民主」、「自決」、「階級」、「鬥爭」、「底層」、「現代」、「公民社會」等概念如何在地落實、重新連結或產生新契機、曲解。

楊格這本《後殖民主義》共分四大部分，第一篇「觀念的沿革」，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就名詞定義、宰制問題、帝國與殖民主義之差別、依賴理論，及各種形式之帝國主義及後殖民之國家、位置、知識與語言面向，均加以釐清。第二篇則針對歐洲內部的反殖民主義，去分析人道主義與經濟立場的主張，乃至自由主義傳統對殖民片面之質疑，尤其以馬克思討論殖民與帝國主義為主要思考框架，奠定立論基礎。第三、四篇則是全書最精彩而不斷援引個別案例與國家情勢，去鋪陳從第一國際到第四國際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問題，就第三國際的東方民族巴庫會議、國際共產婦女運動或第四國際前後的變革，提供歷史與政治機構之鳥瞰。第四篇則是個別思想與政治家政爭取自由的

廖炳惠，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通訊作者：廖炳惠，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E-mail: phliao@mx.nthu.edu.tw

理論實踐，從各地引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馬力克到後來的三階段，在中國、埃及、萬隆先後展開，同時在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等地生根，透過像毛澤東、格瓦拉、詹姆士、恩克魯瑪、桑戈爾、法農、甘地、薩依德、傅柯、德希達等人去強化、加深理論的政治運作力量及反省空間。

這些反殖民的運動家、思想家或學者一般是放在「殖民論述」的範疇，而後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則是薩依德、史碧娃克、巴巴。不過，在楊格的解析之下，「後殖民」思潮始於殖民時期：「不只是拉丁美洲，在殖民與後殖民的現代性尚未銜接的時差中運作。同時由這個事件也可看出，反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之間在政治上不見得是斷裂的。」他認為：

反殖民與後殖民一樣，是因為離散而形成的，是本土固有元素和世界主義的元素，兩者革命性的混合，是地方性的知識和激進、普世的政治原則結合，形成複雜的組合，透過政黨細胞和組織的國際性網絡而建構、促進發展，並且和不同革命組織之間作廣泛的政治接觸，藉此互通實務上的訊息，彼此給予實質的幫助，互相傳遞激進的政治和知識理念。這種去中心的（decentered）反殖民主義網絡不只涵蓋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它還包括全球所有具有革命性的黑人、亞洲人和西班牙裔，以其反現代性（counter-modernity）的動力而建構成形，藉此對抗全球的帝國主義，在對抗過程中為我們的時代證明「全球化」並不一定就是不可抗拒的總體化（totalization）。(p.2)

由於這種全球化的對抗帝國及反殖民運動，後殖民思潮其實很早就展開，至少是從一四九二年開始，而楊格以國內「民族自決」的激進行動

與跨國的獨立運動與其相互激盪的國際聯盟，從歐洲帝國內部對殖民行徑的批判，到殖民地本身的政治思想家如何奮起，爭取自由與民主，以至於三大洲各地脫離殖民的心路歷程或挫折、腐化、寡頭集權等，均提出相當精闢而又具環球視野的歷史描述與哲學理解。

列寧在一九一〇年便說：「首度，這個世界已被完全瓜分了，未來只剩重新劃分的可能性」，也就是地球表面十分之九的土地均被列強占領、控制，再無任何空間讓帝國去大肆擴張，因此這些貪婪、兇狠的列強紛紛「向內轉，企圖吞食彼此。」(p.2) 也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後，隨著奧匈、鄂圖曼帝國的崩解，失去其海外殖民地，開始把歐洲納入殖民侵占範圍，大舉把移民的殖民主義重新放到「生存空間論」的意識型態中，導致了後來的第二次大戰，因而讓各個殖民地有機會邁入「後殖民」的獨立奮鬥階段。

超過了五百年歷史的反殖民運動，始於一四九二年，而且仍不斷發展，包括反全球化、對抗帝國（尤其美帝），乃至在「獨立」之後的各種非民主的內部鎮壓、新腐化政權，或跨國軍事與商業勢力的入侵之下，個個都是未完成的奮鬥，其過程：

囊括了被奴隸的人，還有那些未被揭露、不計其數的、因壓迫或漠視致死的人，以及數百萬被迫遷徙、漂泊離散的人——非洲人、美洲人、阿拉伯人、亞洲人和歐洲人的歷史，也包括了領土或土地侵占史、種族主義的制度化，以及強制推行某一文化以消滅另一文化的歷史。後殖民文化批判就是要重新檢驗這段歷史，尤其是從那些受殖民之苦的人的角度來檢視，同時也要釐清它對當代社會和文化的衝擊。這就是為什麼後殖

民的理論往往混合了過去與現在，為何它需要藉著掌握過去來研究現在各式各樣主動性的轉變（active transformation）。後殖民並不特別眷顧殖民時期，它關注殖民歷史只因爲這段歷史決定了現在權力結構的形成，因爲世界上仍舊有許多人在承受殖民時期慘烈破壞的餘威，因爲反殖民運動仍舊是後殖民政治的根源和啓發。如果殖民歷史，尤其是19世紀的殖民史，是一段帝國的侵占史，那麼，20世紀的歷史已經見證世界上各民族紛紛討回屬於他們自己的權力和掌控權。後殖民理論本身就是這段辯證過程的產物。（pp.4-5）

因此，楊格的「後殖民」史觀其實是幅員相當寬廣而又縱深長遠，不僅在地理政治（geopolitics）上包含了全球各地所謂的「第三世界」（楊格特別避免使用此一詞彙）及「弱勢族群」，而且也就當代全球文化經濟的前因後果，去掌握國際性的政經、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對這些認知的根源糾結作了頗爲完整的重新耙梳。

貫穿全書的是楊格對「三大洲批判」（或「後殖民批判」）的觀點，也就是針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及其後續發展而興起，因此有其共通的政治與道德觀點，三大洲之政治行動者及後殖民思想家，在此一軸心產生彼此結合、相互闡發或關連的動力。

楊格這本書以內、外輻輳的方式，敘述歐洲內部之間的爭議及反殖民思潮，其次是來自三大洲的留學生、移民，往返於大都會與祖國家園之間，展開其反殖民的奮鬥行動，並聯絡各地的同志，對抗帝國，因此在馬克思及國際共產主義的號召下，形成第一到第四國際的組織。雖然在時間及政治之許多細節上不完全注意其一貫性，楊格很顯然是以左派激進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對

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及其民眾取向的集體抗爭力道頗爲讚許，也常拿中國的革命經驗去對照其他三大洲地區的反殖民運動，指出他們集體彙結力的成功之處或其失敗的因素（如恩克魯瑪）。另外，他對甘地的雜揉形式及其文化、媒體策略更以三章的篇幅去加以演繹，而切·格瓦拉的號召力及其缺失，也是楊格在行文之間表達其「心有戚戚焉」的一個重要場景。

當然，中國文化大革命在西方世界（尤其法、英）有不少很正面的評價，但是隨著一些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口述歷史逐漸出現（如王友琴、康正果，乃至張戎《毛澤東：不爲人知的故事》），我們大致明白毛澤東如何利用農民及紅衛兵去打擊異己，鞏固自己的權力。近千萬的中國人民在這些莫名的暴力之下犧牲生命、受盡創傷，其實是相當冤枉，乃是後殖民批判的一大倒退；楊格的見解顯然是有其時空限制。但是，他的貢獻卻在指出毛澤東、甘地、格瓦拉、詹姆士、卡布拉爾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及其落實本土社會所產生的新政治、文化策略。

第四篇占了全書一大半的篇幅，因此是楊格最用心之作，任何讀過這個部分有關法農、甘地、桑戈爾的解說，一定會覺得那是最精要的介紹與批評，不僅深入這些革命家的生平、言行及其著述中，而且能拿他們與其他「同行」或有類似主張的激進人士一起參照比較，透過這種文化理論稜光鏡及其反省映視，許多洞見與不見均昭然若揭。除了將重點放在拉丁美洲、非洲及印度之外，楊格也討論愛爾蘭及國際女性主義及其反殖民運動角色，可說幾乎全盤囊括，處處美不勝收。

但是，對我而言，最精彩的並非楊格透過馬克思主義稜光鏡所檢視的三大洲反殖民思想家，而是他以傅柯的觀點去審視薩依德，指出其東方主義論述與權力知識社會學，在許多細節及理論面向上，與傅柯的《知識考掘學》或《訓練與懲戒》等書有

所出入。雖然是舊作，也因此沒能及時援引薩依德後來在許多文集、訪談、後記所訂正的論點，（例如薩依德於二〇〇三年為《東方主義》二十五週年紀念版新撰的導論）；不過，楊格對薩依德的摘述、定位及其批評依然是十分中肯有力。

楊格以傅柯在突尼西亞的經歷，去分析傅柯對當時正在發生的抗暴抱持「沉默」，進而解釋傅柯的「論述」、「論述形構」及其「性史」或知識權力學，在客觀描述之中透露出某些批判性的觀察，如：

事實上，從傅柯模式的觀點來看，所謂「殖民論述分析」怪誕之處就在於它把論述當成是主要的分析對象，而不是引用論述來分析一特定實踐——在此就是指殖民主義。當然，也有可能是根據殖民主義的論述形構來分析它，但仍必須將殖民主義的論述場域視為一歷史實踐，認定殖民主義也包含了政治活動與組織活動在內，這些活動與組織會發展出自己的知識形式，成為宰制與剝削行動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從殖民主義在歷史上之崛起看待論述的陳述，將它視為一個根據連續的統轄政體而運作的特定實踐。殖民論述將必然不同於傅柯所分析的醫學或精神病學之類的論述。首先，他並非是專業的論述，不是一種學科的，也不是自我建立起的知識體系。然而，殖民主義的確產生出一些特殊的實踐，而這也使得在一些場域中討論它的多樣性變得很具挑戰性。是什麼使它連結在一起？它出現之際有哪些表象？什麼樣的一組規則才適合它的論述實踐？它如何安排它的對象？不同國家的殖民實踐是否以不同的殖民論述運作。（p.416）

他也對傅柯的盲點及其潛在的斷裂力道，一方面予以揭發，另一方面則持同情理解的角度，

因此得出其結論：

剩下的有關理論性的議題就是傅柯以歷史物質主義與機構建制化的觀點敘述論述事件，以及其他現有的唯物論的立場，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兩者之間的差異。傅柯立場和德勒茲的著作一樣拒絕辯證法，以至於產生概念性的困難。弔詭的是，最具挑戰性的後殖民理論，例如巴巴與史碧娃克的著作，往往是因為兩股力量之間無法調解的張力而產生多種作用，這兩股力量就是將殖民主義當作權力知識的制度性展演論述，以及根據三大洲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性形構理解殖民主義。事實上，因為他們著作中的這種張力，這類斷裂性的扣連（disjunctive articulation）才能成為後現代理論本身的理論核心。（pp.417-418）

在這個段落裡，他將巴巴、史碧娃克的著作都給了確切的理論與實踐定位。

迥異於楊格對傅柯所採取的旁觀、分析策略，他在德希達身上找到許多彼此參證、對話、成長的印記，全書以第二十八章（「主體性與歷史：德希達在阿爾及利亞」）最為特別，楊格以多年來聆聽、邀約德希達這位亦師亦友的「同行」者，去講述友情、知識與倫理，尤其透過勾勒出「邊緣」及「殖民移位」（dislocation）的人文地理及其政治，析出解構批評的去中心文本實踐之摧毀性及其衍生意義，據他說「解構本身是一種文化與知識去殖民化的形式」（p.429），也就是要把許多「真理」、「觀念」延伸到少數族群的社會與政治經驗上，使「邊緣性、離散、差異」，得以運作。德希達在阿爾及利亞的「既內又外」之交錯身分及其猶太背景或在學院之中被斥為「冒充內行人」的種種異數都與其理論、實踐密切關連，顯出德希達

衝破一切困境，對抗那些具有庇護心態的預設——認為唯有最簡明的語言與概念才可能啓發人們對自我的肯定，為社會和政治的轉變而努力，你的觀念被許多難民與少數族裔、遷移者與移民團體所採納，因為他們感受到了你的想法正表達、體現出了他們自己那種未具體化、被貶抑的文化與政治處境（並且不讓任何人將少數族裔、遷移者及移民認定是西方所排斥的）。你用一種屬於他們的語言來說話。因為你是他們之中的一分子，所以你與他們一同從邊緣的主體位置來發言，用這樣的語言，透過這樣的語言，你從他們的觀點重新將這個世界概念化，並肯定在西方機制的心臟地帶的邊緣力量。你讓新的政治組成得以在他們不斷發展自己政治的過程裡，清楚闡明他們的認同。這絕對不是一個涵蓋所有一切的政治，可以適用於每一種情況的每個人（這是不可能的要求），而是一種到那時為止，一直是沒有母國、沒有語言、沒有字彙、沒有觀念的政治，可以讓世上那些被控制者、被剝削者，以及被孤立者和遷移的馬拉諾，讓他們用來肯定自己的訴求和目標的政治，可以用文字或者隱喻來對抗日益加深、越來越充分展現其宰制權力的白色神話。（pp.434-435）

這一段話可說是把德希達與整本書的後殖民批判終極目標整個交融在一起，也譜出作者與讀者（德希達與楊格、楊格與我們）交會之可能性。因此，很快（幾乎是太短促了）這本書便在這美妙的音符中進入尾聲。

閱讀這本書是一種知識之旅，也是反殖民之政治與文化之盛宴，由於其文字明暢，歷史脈絡清晰，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意：這是截至目前為止，針對後殖民主義，最佳的理論與歷史導引。 ■

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

- 原書名 Postcolonialism: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原作者 Robert J. C. Young
 主編者 國立編譯館
 譯者 周素鳳、陳巨擘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
 翻譯發行
 電話 02-86613898
 傳真 02-86615465
 劃撥 01002323
 定價 新臺幣 600 元

